台學統

台學統卷二十二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　車氏學下

雙峰車經臣先生垓原名若綰

台學源流車若綰字經臣別號雙峰深於禮學爲趙守景緯所重嘗以學行薦時不利隱於馬家山終焉所著有性理要旨內外服制

宋元學案車若綰字經臣後改名垓號雙峰韶谿之從子也先生與從兄若水並傳其學咸淳中以特科授迪功郎浦城尉不赴遂於經學而禮經較詳所著內外服

制通釋九卷多備朱子之不備

少府雙峯先生車公行狀 心泰馬良驥撰 通釋附錄 內外服制

公諱垓字經臣少諱若綰鄉人所稱雙峯先生者也昔在黃帝車氏職於星官春秋時三良一門漢田丞相亦以車爲氏居京兆五胡亂避永嘉五季亂來黃巖之詎韶殆四百四十年 按五季至宋末僅三百餘年耳 公之曾祖諱瑾號敬齋隱迹馬家山事載郡志祖諱似度父諱景山號密林公生稟異質幼而穎悟年十二三通詩書奧義爲文章有法度比十六與父密林公同年領鄉薦既而不第歎曰顯晦命也何可與造物競遂不爲舉子業日從事於爲己之學以講求其所未至會季父韶谿先生安行登

永嘉潛室陳先生埴之門得攷亭傳授以歸公與從兄
玉峰先生若水俱受學焉其言以格物致知為進道之
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公服行之自是學日益進知
日益明凡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精微蘊奧靡不探索
異端百家之說必反覆辨訂至於禮經尤詳如深衣之
續衽先儒未有一定之論公則用注疏皇氏廣頭在下
之說改正續衽為裳之上衣之旁而後深衣之制始得
其宜喪服親疏之隆殺文公家禮尚或遺略公乃作內
外服制通釋一編其於正降義加多以義起以補文公
之未備士之習禮者得之如指諸掌焉晚年成性理要
旨一書上自天地陰陽日月星辰春秋禮樂孔門諸子

伊洛武夷之學下及荀揚佛老太玄潛虛之流皆會衆說而折衷之其書雖不完尙足徵也公爲人氣和而貌恭色温而言厲與人交久而彌敬凡鄉閭有大議衆說紛紜公默然若愚少焉從容裁以數語莫不厭服嘗著一琴曰治世之音時出而鼓之以發舒情性玉峰爲之銘曰和不流淸不隘外端莊內蘊藉裕乃德發乃聲羣籟靜南風生葢狀公之德性也景定中會稽王公華甫守台於城之東湖建上蔡書院集英彥講義理首以碩德聘公兄弟處以賓職凡政之大與獄之疑必咨焉公識見聰敏理明義精隨事剖析無不當理王公愈加敬愛始公與玉峰講學雖以著書立言爲務而隨衆未嘗

廢舉咸淳中朝廷以特科授迪功郎建寧浦城縣縣尉公旣老遂不赴太守星渚趙公景緯兩以公學行薦於朝而平章修齋王公爚亦雅知公以史才薦未報而國家平宋之師渡江矣丙子冬景炎元年卽德祐二年也公逃難山林以疾卒於馬家山敬齋隱居之地十一月癸卯也享年五十有五子男五人長濬老瑛老俱蚤世次漳孫玉峰立以為子次琮老瑢老孫男二人女二人夫人臨海賀氏端重嚴整冶家有法閨門內外穆如也處事合義動必由禮親戚族里之貧者必賙之識見超卓邪說不能惑惟於家廟時祭必恭必誠務極精潔更化後孀居一十八年冰霜之操凜若古人同居共祖之叔死且無嗣

族長上欲以次子瑢老後之義驅而利誘人情所趨夫人獨曰不可天絕之矣我焉能逆之未幾他來後者亦死鄉人服其有識車氏聚族遭丙子兵燹高祖敬齋庵宇近在二里外眾毀拆以營居夫人不能遏獨戒二子曰寧無屋廬弃祖謀身是忘本也片瓦寸椽兒愼勿取後建議者俱遭變故鄉人賢之是時兵革甫定夫人與二子㷀然孑立無所于歸乃往依外家以教子爲先務凡三徙就學令二子有立夫人之教之功也後公十八年終至元癸巳三十年八月庚戌也年六十有一琮老等將以大德丁酉元年成宗三年也十月甲辰奉二柩合葬於謳韶鳳凰山之原琮老等經告艮驥曰先人託久要之好

知先人行事莫詳於先生敢以狀請貞蘐嘗館穀於參政平舟楊公棟之門平舟之子於公爲甥壻公訪平舟必與貞蘐連牀夜語承公之謦欬多矣貞蘐易解書成有疑必以咨公公必領之公尤粹於易嘗語貞蘐曰伊川患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術數論義理者淪空虛因而作傳以明體用一源顯微无閒之要旨使學者泝流以求源有所據依至哉言乎舊交零落世故感懷於琮老之請義不得辭烏乎有道無時有才無命卒老死於丘園如公者葢不多見也於是敘其梗槩若夫公之瀘德懿行貞蘐所不知者則不及書

少府雙峰先生車公墓表文 太常博士浦陽柳貫道傳製

雙峰先生卒於至元丙子而葬於大德丁酉死骨既朽窆未加圍距今將三紀孤琮老亦且老矣乃始勤勤介其外姻項炯可立請予曰昔吾翁學得於已而信於人人謂其必得有以自見就令不大潤澤於時顧豈不能取世一科一級如射者必至於彀而巧與力違亟得復失晚遭改物以幽鬱死尚幸家書一二僅存餘澤未盡殄滅惟是隧閒之石未有刻辭敢以狀私於執事使琮老他日有以下見吾翁而吾翁託不朽焉是在執事而已予忝可立久敬之交而皆業於文不鄙見諉其何敢不諾然而聲迹之不相聞也輩行之不相接也徒將攷

言諏行則有馬氏之肰在馬氏名艮驥先生之友而參政眉山楊公之客也詎欺我哉按先生車氏初諱若綰字經臣後更名垓而字既行矣學者尊之配其德稱雙峰先生車氏籍於台之黃巖謳韶里斷自永嘉徙來計其時固唐末五季之交也曾祖諱瑾隱馬家山有至行名載郡乘祖諱似度父諱景山皆老於儒先生少警敏而學又蚤成年十八與其父皆以名上春官不中第慨然曰顯晦命也我豈能與造物競哉然聞皇帝王伯之略道德性命之奧由學以致顧吾力有未至耳乃與從父兄諱若水字清臣合志而共講焉久之覺胸中往往發而爲言閎放無涯涘於是車氏之學擅雄於州里朋

王華父守台新上蔡書院城東東湖上首以賓禮致之雖政事微有闕失亦藉以彌縫調齊凡皆以學故也咸淳末治特恩授官得迪功郎調建寧府浦城縣尉郡守趙公景緯薦其學行而丞相王公爚亦雅知先生有史才將延入史館奏方上而國事去矣丙子閒兵棘俶興盜鋒孔熾先生蹙蹙不能容去之曾祖隱處馬家山隱焉遂以其年十一月癸卯卒於馬家山得壽五十五子男五濬老奭老天章孫爲從父兄後與先生問學而成者也次琮老瑢老配賀氏臨海大姓女先生卒時琮老瑢老尚幼賀夫人攜之三徙遂依外氏以再造其家進二子於學有毋道焉卒至元癸巳八月庚戌年六十一

合葬故所居里鳳凰山之原十月甲辰葬之日也孫男七伯湛公杲公采伯殷伯禮伯威延年孫女五皆嫁為士人妻曾孫男七女二當先生自力於學時里中仕者雲起門戶烜赫過者不敢側睨未五十年已聲銷景絕丘墓所在夷為畦遂而先生之世崒然秉禮方以昭德炳幽為事則天定之勝人矣初先生之季父韶谿先生諱安行蚤登潛室陳氏之門陳氏為徽文公高第弟子其授受最有原本清臣既委已就學得其宗要而先生又繼起從之凡天人之精蘊義理之淵微毫研縷究蔀發竅露知之而必可言言之而必可行若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運行春秋疆理禮樂刑政之分合孔門諸弟

子河汾闗洛之緒傳荀揚佛老縱横捭闔之機翕會稡
衆說歸於至當則有性理要指訂聚禮經分別制度謂
喪禮之親疏隆殺深衣之續衽鉤邊雖家禮之證定注
疏之引援亦庸有所未盡改裳十二幅爲三袪上屬於
衣辨內外正降之義以圖列服制其學葢深於禮矣淸
臣世謂玉峰先生所著書若宇宙略紀別自傳學者而
先生之書或在或亡則台人類能言之而世未有深知
之者系曰
學以善己而行非其覬也言以成文要以知其類也屈
信者時是尙論其世也錮深藏密緊後人之利也
祭文 從弟平川

敬齋之後有如吾兄氣質純篤問學精勤早薦秋闈子
和鶴鳴鄉州盛事光焫蘐螢幾上春官點額雲津退探
理數妙闡中扃河圖洛書互相發明先天太極贊炳丹
青深衣同異喪服疏親攷訂改定禮法昭陳天文地理
窺測粲精一琴得趣玉峰遂銘騷吟雅調發舒性情惜
罹兵火故稾灰塵竇翁義役借重椿庭知周慮密閭里
興仁兄擴先志花添錦茵晚授恩科抱負期伸乾綱忽
圮齋志幽冥嫂稱閫儀弗墜厥成世無盧扁一疾遂傾
幸有二子克紹家聲爰卜陽月吉日良辰忍死遐殯合
瘞佳城我忝天屬曷勝傷神一奠永訣有淚盈盈

又祭文 賀友山

嗚呼經臣有經世之學有用世之志又有驚世之文而卒不偶於世豈非命耶方君妙年馳聲鶚薦人咸謂天其將大啟之卒至桑榆僅得一官而已時異事殊此又豈非命也耶夫天付之以有用之才而終不得以遂其有爲之志吾不知造物者一何靳也嗚呼君之卒也二子方髫齔遭時多艱侍母東來緜緜如一綫之引千鈞而卒能三徙就學訖於有成此豈非爲天者不能勝夫人之定耶思昔兵戈彌天君以疾死窮山而得備棺斂之禮以殯二子雖閒關百罹而能以親之末克葬爲戚惸惸然逾二十年如一日乃今卒得夫美地以葬此又豈非善人之宜有後故天相二子有志而事竟成耶嗚

呼是可以無憾也已我自丱角獲與君友雖則懿親藥石㒰厚思人琴之俱亡忽歲月之云久慨雙劍之永藏諒夙志之不負日吉㒰辰將卽亚阿寧我顯相絜酒薦哀千古之别在此一杯

輓章 鄭栖筠

謳山翠層層淑氣鍾秀美天胡無其終粹璧竟銷毁緬維少府公穎拔㝠卓爾妙齡發英聲一鶚秋風起外物邈難憑鵠退青㝠裏掉臂謝京華投身寄田里穆穆敬齋翁採道詣原委平生五經論按五經論臨軒作非敬齋此誤上究百聖髓玉峰銳其鄂公也尤韡韡大帶束深衣步趨有規矩玉佩雜瓊琚鏗鏘自宫徵金膏水碧秀苛寳世莫比

有才苦無命白駒空谷裏栖栖遲莫年一尉那足言世事竟大謬奪此天下士空山迴松風殯宮泣鼯鼠里母識其慎荏苒幾三紀一朝雙劍埋知君良有子悲簫梗長途淡月墮寒水青山葬斯人哀哀淚如雨

又二首　馬心泰

格致工夫到驕矜渣滓無雕蟲占實學實若虛賦有聲鳴鶴引新雛謝解敗中有此語凡楚存亡日夷齊飢餓夫謳山星隕地二子奉三虞

配擇女中賢名家壼範全誓舟將二紀設俎及三遷冰雪貞同操丹砂莫引年明朝成劍合彤管可無傳

又　陳竹岫

家學囊螢聲四馳秋風鷹鶚少年時紅綾餕飽君恩重白玉樓成士類悲鸞影棲棲留二紀蘭芽茁茁挺雙奇于飛丹旐佳城去黯淡梅花淚雨垂

遺書

內外服制通釋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儀禮類附錄 宋車垓撰垓字經臣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縣尉以年老不赴德祐二年卒垓及從兄若水皆受業於季父安行安行受業於陳埴埴受業於朱子故垓是書一仿文公家禮而補其所未備有圖有說有名義有提要凡正服義服加服降服皆推闡明晰具有條理卑楷序謂家禮著所當

然此釋其所以然蓋不誣也朱彝尊經義攷曰車氏書余所儲者缺第八卷以後卷八書目爲三殤以次降服應服期而殤者降服大功小功應服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應服小功而殤者降服緦麻卷九爲深衣疑義其標題則仍稱九卷注存而不注缺蓋未敢斷後二卷之必佚然今所傳寫皆與彝尊本同則此二卷已佚矣據馬艮驥所作垓行狀其深衣疑義本別爲一書特附錄於此書之後艮驥所舉用皇氏厭頭在下之注以續衽爲裳之上衣之旁者說亦頗核惜其全文不可睹也

同治黃巖志宋車垓撰垓精於禮學是書凡六類一五服諸圖卷一二五服喪制名義三五服提要以上卷二四五服

圖說卷三至卷七 五三殤以次降服卷八 六深衣疑義卷九以上兩卷今佚男珩所編次見于頤堂書目按珩當作瑢有行狀墓表祭文輓章附後

內外服制通釋序　牟楷

余聞雙峰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且俾題其首余以晚學辭弗獲遂爲之言曰美哉是書其文公家禮之羽翼歟或曰喪服之制家禮備矣此書之作不殆於贅乎哉余謂不然家禮著其所當然此則釋其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此先生之書所以作也然禮有冠昏喪祭而此

獨有取於喪又何歟禮之行由於俗之厚俗之厚由於喪之重也周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後冠昏之禮可行矣噫親喪固所自盡也世降俗澆齊斬且莫之盡況期功乎期功之正者且莫之盡況若義若降若加者乎噫安得如先生者出而司風俗之柄即是書而躬行之且律天下之人盡行之則變澆爲淳有不難者矣噫後之人讀是書而昧於天理者烏足以知先生之心哉先生姓車氏諱垓字經臣玉峰先生之季也至元後己卯暢月下澣葛屋野人牟楷仲裴謹敘 按己卯順帝至元五年距先生之卒六十四年矣

內外服制通釋跋　張復

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余聞其書舊矣今始獲一覩其發明朱夫子家禮殆無遺蘊豈曰小補之哉因思丱角時從　玉峰先生於上蔡東湖書院引試聖則堂舉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章爲題先生曰此帝堯命契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始也余對曰朱夫子喪禮一書豈非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先生喟然曰小子能眞以三隅反矣雙峰先生玉峰先生之季也宜其熟於禮也嗚呼微契不能啟之於前微朱夫子不能成之於後微先生通釋又不能使人行著而習察也讀先生之書者孝弟之心油然如風之於草雷之於蟄豈曰小

補之哉時至元後庚辰六月望日東海布衣此山張復謹跋

又　車瑢

先君成此書未脫稿而更化及逃竄山谷竟以疾終家塾悉爲煨燼時瑢兄弟尚幼若罔聞知洎長有識而手澤無存蚤夜痛心有負先志歲庚午春　先師栖筠鄭先生亡瑢往弔於先生書房中見內外服制通釋一書儼然具在驚喜無地栖筠葢　先君之愛友曾傳之於是編寫成帙衆謂是書有補世教瑢不敢私遂鋟諸梓與衆共之至元後戊寅孟春望日孝男瑢百拜謹識

又　車惟賢

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喪禮相表裏而並行也或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肩可比乎曰不然朱子於是書猶君子之射也吾　伯父雙峰於是書乃養由基之射也學專而精詳而明有補家禮之未備有發前賢之未發非謂學問相高也爲之圖使人易見爲之釋使人易知易見易知親疏隆殺之等人人可得而盡矣必師友講說云乎有補於治教明矣時至元後戊寅仲夏中澣從子惟賢百拜謹跋

重鈔內外服制通釋跋　王棻

始余讀朱竹垞經義攷知吾鄉車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一書雖頗殘缺而傳本尚存訪求累年竟莫能見

同治庚午客金陵從海昌唐端甫秀才仁壽詢得是書假藏行篋攜至都中手錄副本既竣因作而歎曰孟子有言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是以儀禮喪服一篇子夏特為之傳沿至六朝學者專門名家甚眾可謂知所重矣自唐許敬宗修顯慶禮去國卹一篇流俗相沿以喪為諱往往有生盡其情而歿則苟焉從事者蓋可歎也雙峰先生此書於正降義加親疏隆殺之等辨析至詳且具疏其所以然之故誠足矯末世之失而補說經者所未備矣然而沈薶晦蝕幾六百年卒不獲大顯於世豈不以犯俗所忌而為學者罕嘗究心也哉雖然如有知道之君子必以此書為可貴矣

同治十年歲在重光汁洽㾑月下弦黃巖王棻謹識於
京師雲居寓齋

又　王詠霓

右鄉先輩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七卷海昌唐氏藏本而同里王君子莊自金陵假錄以傳者也昔人謂朱子家禮一書雜出於門人之手於經意無所發明讀雙峰是編可以補其缺矣舊本轉寫奪誤王君於手鈔之餘多所攷訂瑞安孫君仲容亦有是正稍還舊觀余更以翰林院所藏曝書亭朱氏寫本（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撫采進吳玉墀家藏本有竹垞藏本願流傳勿損汙吳焯吳城敦復諸印蓋即秀水朱氏本而轉入錢唐吳尺鳧氏者也）互相讎校凡奪文之宜補者如第七卷為夫之從祖祖父

母一節女適人者爲從父兄弟之子一節俱脫去七行第一卷外族妻黨服圖爲人後及女適人者爲母黨外族降服圖俱脫去標題悉爲增入其朱本並譌脫者如三父八母服制圖嫁母爲前夫之子從己者服不杖期則據第四卷不杖期章改正妻爲夫黨服圖母爲嫡子齊衰三年則據第三卷齊衰三年章改正外族妻黨服圖妻之親母雖改嫁被出猶服則據第七卷爲妻之父母服緦章改正外此又得百數十字惜乎第八卷三殤以次降服與第九卷之深衣疑義缺佚既久不可得而見也子莊下第南歸將以語邑宰孫公重授之梓而爲校勘記附諸后焉因書以志歲月同治辛未舒月黃巖

王詠霓謹識於京師南衡街寓屋

棻謹按此書序跋完具後附行狀墓表祭文輓章亦井井具在不應中間失去兩卷據大雅翁跋云先君成此書未脫稾而更化則此八九兩卷有錄無書乃原缺非後佚也不然何以謂之未脫稾哉儻好學者能依原目補成完書正先生所望於後之人者耳光緒辛卯壯月下浣

深衣疑議一卷

黃巖志宋車垓撰經義攷云存按即內外服制通釋之第九卷今已佚矣

深衣疑議序　車垓　黃巖舊志無序字非

吉西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深衣括要云古者衣裳不相連惟深衣上下相連被體深邃故云深衣以白細布爲之裳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布六幅交解裁之分爲十二狹頭在上闊頭在下除縫削外實廣六尺下齊倍之此下裳之制初未嘗言前後連屬之幅數也按玉藻云深衣三袪注云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葢袪者袂口也其闊一尺二寸圍圍則二尺四寸三袂則總七尺二寸旣分爲三則前後裏各爲一袪明矣其前後二袪稍狹則綴二小衽以足之卻均裳十二幅爲三以屬爲三袪庶乎前後裏闊狹均齊稱身端正如此方與正經三袪之法脗合於先王法服有可觀矣又按禮記深衣圖本則著前四幅後四幅裏四

幅前有小衽綴於衣旁卻甚分明正與三袂之義不異近世大儒朱子訂正家禮於深衣之制則以衣四幅各綴裳三幅與禮記不同殊不可曉愚嘗三思曾依此製上衣四幅闊裁之以合七尺二寸之數則衣身太寬不能貼體狹裁之則不及三袪之數且前三幅後六幅闊狹不等豈能相對整齊斜牽袷下繫帶未免强合胸前布幅偏頗不正何所取於先王法服哉既無小衽則兩頭不横何所取而名爲曲袷欲其領之方可得乎此所以啟愚之疑而不可以不辨且如續衽鉤邊之誤鄭氏已注明白而惑於熊氏等注疏之謬楊氏直言朱氏尚未及修定可謂一埽去愚意家禮雖晦庵成之而深衣

之制往往汲後門人續添以足其書非朱子訂正故也然理有可疑不可不辨學有未達不可不講況深衣之制欲服稱身以應規矩繩權衡之法然所謂辨亦不出禮經之意何敢以己意而妄議哉今纂出禮記深衣本末以附於後使服者知所擇焉

性理要旨

同治黃巖志宋車垓撰浙江通志云車若水撰誤也垓性理之學最有淵源其所輯必能得其要領惜已佚矣

車氏世系表 附

車瑾 元瑜 敬齋 — 似慶 石卿 臨軒 — 倬 章甫 — 若水 清臣 玉峰 — 漳孫 入繼

似度 — 景山 密林 — 垓 經臣 雙峰 — 濬老 天

安行
正路
韶谿
□
□
瑛老 天
璋孫 出繼
琮老
瑢老 大雅 子七人 孫七人
惟賢
惟一

台學統卷二十二

嘉業堂刊

台學統卷二十三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一　杜氏學派

布衣邱木居先生漸

宋元學案邱漸字子木黃巖人也受業南湖杜氏之門故與清獻爲莫逆交講明道學以淑後進清獻枋國先生多所贊畫然欲援之仕則不可卒以布衣終門人甚盛四書衍義其所著也門人之最著者曰戴亨

赤城新志邱漸字子木黃巖人講明道學爲後進所宗與清獻杜公爲布衣交杜公柄國漸始終贊畫焉鄉人

尊之曰木居先生所著有四書衍義

遺書

經義攷四書衍義邱漸著佚

祕監戴泉溪先生良齊

赤城新志戴良齊字彥肅黃巖人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祕書少監號泉溪以古文鳴而尤精性理之學所著有中說辨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答徐始豐書有曰當今經書雖皆具完而禮經獨爲殘缺加以漢儒之說有不純也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爲之辯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於今未大衍也觀此則其學之源委可見矣 宋元學案同

台學源流戴泉溪名良齊字彥肅居黃巖之泉溪因以爲號今屬太平縣先生初以古文鳴後乃潛心性理之學登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祕書少監時韃虜强盛先生深以爲憂上疏言崇德修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又陳四事曰懲奸曰勸賢曰保民曰理財又進君臣交修之說詞甚剴切帝嘉納之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留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嘗云當今經書雖皆完具而禮經獨爲殘缺加以漢儒之記有不純者鄉前哲戴少監嘗力爲之辯草廬吳文正公師之而得其說於今未行也又以其文與陳篔窗耆卿吳荆溪子良竝論謂其光芒四達蟠際霄漢可謂雄

偉不拔者矣旣卒鄉人祠于學謝文肅公鐸爲之贊云
唯公之學最深者禮遠淑諸人曰吳澄氏峨峨孔廟俎
豆以陳公心不媿夷夏君臣

王舟瑤按所陳四事卽崇德修歷之目故疏中言此
崇德修歷之第一事第二事今云又陳似另有四事
豈金氏未核此劄耶

館閣續錄戴艮齊字彥肅貫台州習詩戊戌進士景定
二年四月以太常寺簿除祕書郎兼史館校勘兼莊文
府教授十一月除著作佐郎五年正月除著作郎咸淳
元年正月爲軍器少監

遺書共九部無一存者

禮辨

經義考禮辨戴㫒齊著佚

論語外書

同治黃巖志宋戴㫒齊撰蓋集孔子之語散在他書者故曰外書如薛據孔子集語楊簡先聖大訓之類經義考入之擬經類然云佚矣

通鑑前紀十卷見浙江通志已佚

孔子世譜一卷年譜一卷

黃巖志宋戴㫒齊撰舊志有年譜無世譜府志有孔子世譜一卷無年譜蓋本是一書前譜其世後譜其年也今佚

戴氏宗譜 浙江通志作世譜

戴氏宗譜序 戴良齊 太平縣志

我戴氏子姓出於宋戴公之後降及末世支派分散類居東南爲多廣陵剡溪葢嘗號爲江左之望族矣亂離遷徙譜系罔聞然而於台之南著籍者亦數四焉所在相望乃至於不相往來每念到此欲考其所自出而無從然遂置之不可也竊維我先祖分派自平陽金淵鄉遷居泉溪今三百有餘歲繼緒蕭條竟未有能大此族者而世次亦幾於無傳是以譜而列之嗚呼本根之遠可不念與枝榦之弱可不畏與傳曰夫氏姓之不振豈繄無寵皆炎黃之後也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嗚呼

尙監茲哉咸湻元年七月望後

曾子遺書一卷 見千頃堂書目今佚

七十子說 見赤城新志今佚

中說辨妄一卷 千頃堂書目入儒家經義考入儗經類云佚

泉溪集 赤城新志云林亞卿家有鈔本今未見

太平縣志宋戴少監良齊著少監以古文鳴理宗朝尤精性命之學所著禮經辨吳文正公師其說此集嘉靖時其裔希光猶守之其建白於朝如崇德辨惑疏分四目曰懲姦勸賢保民理財無慮數千言皆切中時弊家食時復以便宜白於守土之官如經界水利社倉賦稅俱國計民隱所關非但學優實有用之才

遺詩

夜坐觀星

中夜不能旦浩蕩思無期茫茫宇宙間俯仰伊何時起坐憑前欄粲粲天南垂寒芒燭辰尾歲德何所司耿耿獨無寐坐觀樞輪移更籌忽五唱空中聞子規

寄立齋先生二首 清獻集附錄

彡雲太山阿倏忽起天際悠哉復何心適與飄風會雲開翔虬螭蜿蟺炫五彩萬生方喁喁豈但千里內吾鄉作者幾俯仰旣千載願言慰斯人名實施四海

蜚鴻時以南蜚鴻時以北翻翻堂前燕來往逝安適秋聲來九天星漢浩無極嚴嚴北有斗可望不可卽極望、

勞我心夢想三太息下有縱壑鱗上有飛雲翼

棐按公登第後於立齋三十年自屬後輩詳味詩意殆在師友之間歟

遺文

崇德脩慝奏劄　赤城論諫錄六

臣一介寒微綴員右學屬當班次獲對清光區區平日愛君憂國之微忱其敢不一敷露而以上欺君父惟聖明之垂聽焉臣恭惟陛下欽崇天道寅畏天命宗廟肆祀罔不祇肅惟天惟祖宗監觀在下賓我宋無疆之休臣拜手稽首敢以祈天永命之說獻臣竊聞之詩書大訓曰天難諶命靡常又曰命之不易毋遏爾躬此商周

盛隆之世宰衡大臣所爲切劘其君者如此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自昔治世未有不以危亡禍亂爲戒及至末流未有不以危亡禍亂爲諱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而況於履艱危之日乘治亂之幾不爲之怵惕震厲戰戰恐懼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日思所以祈天永命者哉昨歲旱川原□□人心皇皇風景大異人曰是戹歲之餘孽而害氣□□也背冬歷春雨雪時降民氣稍蘇慮若更生人日是戹歲之既往而善氣之將應也頃歲以來莫不以

嘉業堂刊

丙午丁未爲厄歲而今也則歲運而往矣儻遂可以幸無事也國其庶矣乎抑臣竊惟天地氣化譬之寒暑之運其極也至於折膠鑠金而其變之漸也微矣氣化推移非遽能截然於一日之進退也夫豈必丙午丁未之爲厄歲耶天道六十年一變則固有常運矣宋興以來垂三百年而中興以來再六十年矣建炎丁未變復之會也又十餘年而國勢始立兵革始息自是國家殷富而乾淳適當其盛淳熙丁未會昌之際也又十餘年柄始下移王室始騷自是國家靡弊而聖朝適當其艱十餘年來山劍邛壚淮海荼毒蹂之所殺吾國之民數百千萬喋喋遺黎顛沛無所而吾之國事日棘財力日困

物產日耗民生日蹙風俗日靡姦宄日滋凜然朝不可以謀夕之慮而昨歲丁未遂有枯渴之祥□□十數年又均一歲數耳非必乃歲而後爲凥歲也氣化推移其亦往而復耶其亦或未易致詰者耶而陰狡之虜飄然無常既田河南以便入哨又方歲從事於西南夷規欲陰肆擣虛之計南丹娥灾頭又告矣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一日迸裂勢將安支外弱中乾下巽上止天時人事憂虞萬方賈誼可爲痛哭流涕韓琦直爲晝夜泣血以今準昔當何如耶書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今日毋亦惟德是用務乎斡回氣數消弭禍亂以安定於厥家其幾豈不在於陛下陛下有欽明憲天之資有豈弟

近民之實有憂勤惻怛圖治之慮致寬而禮下有仁祖之風沈潛而能斷有孝宗之略可謂盛德矣而時未易然也則所爲增脩於盛德以對天命者宜何如臣聞先聖之訓固有崇德脩慝之目德之有未崇慝之有未脩也德者此心之正義理之公而常易以汨慝者此心之孽意欲之私而常易以勝夫惟虛明應物之地不使一物留於胸中而粹然一出於至正主敬以行義禮信以達順而私意不得作私欲不得萌則德日以脩而治可保矣故臣之所願於陛下者惟崇德脩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而以四事爲今日獻其一曰懲姦臣聞義者正之本利者姦之原義克利者治利克義者亂是以君人

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而後足以正軌度弭姦慝頃者大姦涸天下利原開天下利路以擅之一身御下蔽上以成其私天啟神斷一日斥去而正路清矣而陰邪之徑貨利之蹊芟夷蘊崇不可斷絕賂行於幽陰而私謁可得也賂行於韋布而公論可雜也氛翳出沒上薄太清於是命德討罪之義或得而淆好善惡惡之意或得而移而九天非時之旨諭亦或可以時而得也聖學高明枉直畢照豈幸變邪氣所敢干哉而怙恩寵以竊威福納賄賂以行請謁終有不得以盡絕者其居勢然也語曰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毋曰胡害其禍將大陛下毋以是為細事而可忽也賂之一字泥莽祿山嘗用之

矣令豈得以進祖珽力士得以固林甫皆是物也比日
僞書乘隙叩閽得亦無爲之內應者乎此制治清濁之
原也伏惟陛下深軫憂畏而痛懲之淸明在躬一絕利
源振飭宮闈一正左右則紀綱可肅姦邪可息而治化
可成矣詩曰夙興夜寐灑埽廷內維民之章此崇德脩
慝一事也其二曰勸賢臣聞天下不可謂無人也作之
則振消之則靡惟上之人焉耳方端平初豪傑才俊如
林而起一時精明號小元祐於今凋謝相望晨星晉明
帝有言欲無復十人如何斯言可深畏哉恭惟陛下卽
位二十餘年之閒君子亦或見棄而未嘗不卒於尊用
小人亦或見用而未嘗不卒於棄斥用舍此心卒歸於

正天下固有以服陛下之無我然而歲月浸淫意緒銷
鑠人方日靡國且謂何輔弼大臣宜使日夜討論大經
如天章閣故事而後足以盡其才而聖意或幾於少怠
朝廷綱目宜得天下英俊俾之分任以裨政本而後足
以當其才而聖意或幾於徇私周行接武人才實難昔
進今亡項背相望非其得罪而去則或遠引而去矣其
間豈無亟當召用之士而聖意或幾於違忤之未忘萬
邦黎獻共惟帝臣作而用之疇非心膂如天如地何容
何私陛下盍亦以天下而顧使之得以議國家今百度
垢坑庶事壅滯朝廷之勢未重縉紳之氣少衰望端平
已不易及如國初何伏惟陛下恢經綸之志屏意欲之

私明識察之量公任用之道明詔大臣振舉綱維齊一統類以正朝廷而正百官則天下英俊亹亹競勸皆足以佐下風而立治道矣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崇德脩慝二事也其三曰保民臣聞設官分職制官詰禁無非以爲民也今天下之民其不幸而陷於寇戎之域者固已無逮於仁矣其得爲天子之民以戴陛下之德者豈非仁聖之所隱哉郡縣之政民所庇也今或一大縣而無良吏或比郡而不得一賢二千石貪冒之人閒且覆出其閒而猥弱昏謬交爲民蠹莫之勝汰也重之賦斂亟而督責之莫紓版籍壞而趣辦之可哀官職毀

而冤滯之不伸藩籬破而蕩析之靡定非陛下德澤振救之安所歸命乎所宜精按察之選重州郡之任嚴贓吏禁錮之罪寬督責之征復經界之法脩勤恤之政料簡牧守委任責成其卓然任職者旌以內職等之朝列而因任之且使監司守貳歲中各任其屬經考滿替必使批書保任無有貪縱不勝任贓私等罪必有保任乃聽參選而痛嚴其他日發覺同罪之罰科別其宜斷之必行如此則凋攰之民庶其有蘇息之望矣邊圉之事非愚臣所敢妄言然通國所共疑而不敢及者督視一大事也夫備禦之事建遣大臣行邊如慶厤故事可也而猥置大幕府以隆虛名事固已無及矣然今督視不

過兩淮則既歸之一制閫矣制閫將何為乎抑但使之為一城主已乎壁壘城之事力空內郡之儲畜賦調盡矣科需極矣取之錙銖用之泥沙國何以堪乎晉陶侃都督八州千里道不拾遺此一大帥府事也若有入寇之警則都督征討中外戒嚴聞無寇乃止未聞於無事而徒自壁也今韃未滅也備禦不可一日懈也督視之建則將何時而可已耶陛下盍亦慨然遠覽亟思所以處置之宜不然朘削未已凋瘵不復臣恐江之為淮矣腹心之憂所必慮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方內之民病矣西南之證兆矣維持安固之謀不可不重慮也此崇德脩慝三事也其四曰理

財臣聞財者民與國所繫命時務之尤急者也始者姦
相欲盡民以爲國天下乾耗累歲幸而脫免而繼是迄
今曾未及大爲之疏理已而爲國用所已而爲田事所
其欲以紓吾國甚至臣竊以爲未也且方建紹之際外
逼讎虜羣盜干戈搶攘蕭然煩費方其時非有內府百
年之儲非有南庫四方之積非有日進千萬之楮一時
倉猝猶足以支而今上下皇皇然若不足者何也渡江
之初國家草創革華崇儉飭自上躬無華衣美食之奉
無嬪嬙柔曼之嬖無宮室臺榭之觀無撞鐘舞女之樂
無匪頒賜予之費無左右宦寺之蠹是以能支持於內
外多難之秋而今也則既襲承平晏安之弊而不可振

矣此大本大原也而政事其次焉昔唐德宗庸主也猶
能出內帑歸之有司後唐清泰極亂時也猶能捐三司
三百三十八萬今以陛下明聖國家猶爲閒暇時而何
遽至於不可爲也哉在陛下爲之與不爲耳陛下上爲
皇天所子全付所覆率土之濱孰非天子之財豈若臣
庶私之篚篋而後爲己物哉況今內府不屬之士大夫
其姦蠹之弊殆有不易言者而國家何利焉今若力屏
嗜欲力崇節儉力剗弊例省無益之費放成周司會國
初三司使以凡中外府藏盡主之版曹使得以稽其存
亡通其利病御史皆得以時察之而總之大臣昭示大
公立政之事核名實除宂濫紀綱軍國以制用度如此

國可以少紓楮可以少振祖宗破分之法可以復而國家亦可以治且安矣昔乾淳閒士大夫以多藏爲恥買田宅者不敢自爲之名乾淳既遠風俗大壞階此一貪夫禍至於今未弭凡今天下之財往往偏聚士大夫之家占田廣者或乃至百夫千夫之地其爲無道至矣彼豈有毫髮憂國憂民之心而陛下何愛焉陛下縱未能誅梁冀以滅天下租賦之半滅刁氏以濟京口饑困之民盍亦用限田之遺意以濟括田之所不及先經之以限田之法赦其不義不法之罪而酌量其數使之自效於國以歲中和糴若干之數分之於名田之家公其權度使歲各以其力自致此不過一出令耳令之不聽正

之以刑豈不至簡至易足以大減羅本之費孰與膠膠擾擾勞而少功者比哉若任事者能以身率天下此亦毀家紓國昔賢之用心也孰敢不聽獨所慮者不能斷之以爲耳戴驩謂齊宣王曰王太仁於薛公太不忍於諸田臣竊恐陛下之過於仁而不忍也夫不忍之於此而顧蹙蹙於國弊弊於民豈不甚可惜哉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瀕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今天下眞有水涸魚死之勢非可以牽繫之私付之不治而聽國與民之俱斃也此崇德脩慝四事也天下之事不可勝原以臣至愚何有一得妄陳四事竊效愚忠仰瀆天聽不自知僭萬分有一足補大猷惟陛下垂聽而亟圖之陛下毋以

時事之麤定尼歲之既往而忽不慮也動靜之相乘變化之相顧理數之相勝是有不可得而知者今年以來邊遽稍息來牟呈瑞疑得天人之祐助矣而北方春中雨雹震電越二日大雨雪陰盛陽微其證特異往建炎三年之春紹興三十有一年之正月其異亦皆類此當時證應今可覩矣可不爲之危懼耶而況於氣化之屢遷人事之已極江浙之郡閒已苦旱歲復一歲可爲寒心寧少須暇而遂可以幸無事耶經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臣以爲古今國家惟崇德脩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恭惟本朝以至仁一天下聖祖神宗一念昭假中更禍亂國

既卒斬而大命復集于我宋以迄于今夫孰非祖宗之德乎且以其一二言之建紹初海水震蕩人謀顛錯阽於危亡而卒能挫百勝之虜以紹配天之基此祖宗之德也紹熙之末乾棟傾敧萬姓睽睽覆壓是懼卒獲展宗臣之力以辦取日之勳此祖宗之德也至若完顏亮氣吞江南下至逆全騷動淮海非其自斃豈國家之力能制其死命乎此祖宗之德也祖宗之德不可恃安危之幾不可忽培而植之固而存之以基我宋無疆之休豈非陛下之責與陛下克己求治則綱領正矣虛心用賢則才俊出矣懲姦黜欺則風俗變矣修政明刑則事功立矣務悅民心感召和氣則國家之勢固矣詩曰商

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而傳稱之曰武丁能發
其德以至於神明崇德脩慝是在陛下此一心之神明
耳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君臣交脩奏劄 論諫錄七

臣既以崇德脩慝之說爲陛下獻敢復申言古者君臣
所以交脩之義臣聞昔武丁之命傅說也曰爾交脩予
罔予棄脩之爲言治也治其不善而使之無不善之謂
脩交脩云者凡所以脩輔厥后非一事而已亦非一言
而止也譬之玉人之事既切矣而復磋之既琢矣而復
磨之交脩之義然也夫古聖賢端此一身以治其國家
不啻足矣而何孜孜於人之言其不憚煩若是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一念之差眞有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苦不自知者又況羣臣萬民四方之廣欲其無有壅蔽之患豈一人心術智慮所能周哉道之使諫宣之使言而不敢以憚煩者非務容納爲美觀也理勢然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以武公之德豈其猶有不足則其所貴於交脩者切矣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工執藝事以諫命百官官箴王闕凜然此身規諫之中而後得以立於無過之地下至齊威晉文猶曰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詰也

而後能以成伯功故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交修之義顧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哉恭惟陛下始初卽政竄殛姦慝擢用賢良諫諍之路爲一闢矣及載更化凶黨四斥善類再合諫諍之路又一新矣而年歲以來厥諱之意浸加於前覆護之俗浸成於下往往好同惡異近於惟予言而莫之違臣竊以交脩之義顧如此恐非所以爲國家之福也聖度恢宏容德覆燾凡在臣子視如手足雖草茅狂斐未嘗一有戮辱之事顧豈不能容一二違忤之臣而或反以滋天下之惑臣知其說矣自古言格君者必曰惟大臣能之何則其德誼素孚其學識素明正身無屈言皆可法懇實之意格于上下以其正己

之學而爲格君之學固將不待於有言也而况於言乎今也有所論刺而或自不免於偏頗有所矯拂而或自不免於疵議其所陳說論辯而又或不免於詞旨之失中人品之不類宜其未足以動九天之聽也雖然君明則臣忠君仁則臣直此非陛下盛德至仁海涵天覆亦孰敢直爲嬰拂以自取戾耶彼其言之有失得也詞之有遜悖也人之有純疵也要自其身之責而非吾事也獨所宜急者顧其言之足以中吾過否耳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石之麤厲物之至賤者也而玉得之以成器焉豈復以其麤厲而棄之耶夫其言之果足以中吾過也是明主之所欲急聞也吾而改之其益大矣而又

何尤焉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則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細民之誹謗聖人不敢惡焉而惟日省諸己敬德之爲務況其有列於朝皆得以自獻於上而槩以違忤去豈所以彰陛下之盛德也哉近者諫臣尤駭物聽事有未審纔一獻疑又已亟遷而驟去之矣天下之事與天下成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職在諫諍固不當是非可否其閒耶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惜之豈徒以將順之爲是而正救之爲非豈徒以遜志之爲賢而逆心之爲罪豈徒以恕己量主之爲忠責難陳善之爲有邪心耶竊窺時意似有好同之弊夫去和而取同此宗周之所以弊而史伯之所以欲獻也故曰和

如和羹同如濟水若以同裨同誰乃棄矣夫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則其弊必至爲詭隨爲迎合爲附和爲拱默雖存亡安危反覆手間亦且結舌而不敢發豈不殆哉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陛下獨不觀之於端嘉之際乎方其初旌擢忠鯁樂聞直諫一時治象爲之翕然不數歲而臺諫給舍往往相繼以言而去中外能言之士無慮亦以是而汰斥於是大姦掉臂而入莫之敢格而國事幾至於不測賴陛下亟悔悟耳此事也豈不爲深戒焉而又寧使再誤而再悔耶側聞孝宗皇帝嘗命近臣隨事規諫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又嘗謂唐文宗仁弱顧省而歎曰朕不獨有歎於文宗葢

亦以漢威靈自警而陳俊卿直引威靈以諫游獵不待
不以爲忤而遂登用之一太學正奏對數及王忭之惡
即日斥忭在外不爲固吝此孝宗皇帝盛德事也又豈
非陛下所宜法耶矧惟今日雖麤有安靜之形而實有
危逼之勢左馮右翊夕思朝議所以弭亂持危保邦之
道侍諫諍一路耳若意嚮少差順適是與望風相戒不
敢忤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則是
使人主自聖且孰與共憂天下之事也哉語曰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默默以亡
臣不勝大願惟陛下以頃歲近事爲戒以孝祖前事爲
法淵澄大慮祗厲初心振飭臣工交修不逮闢忠讜之

路開不諱之門不以人廢言不拂於從諫不吝於改過毋以切直難堪之言自爲盛德之累則天下忠哲志義之士皆得悉心以佐其上而陛下爲克己從諫之聖主豈不盛哉昔者仲由問事君於孔子謂之曰勿欺也而犯之由之果毅不難於犯顏之諫也而聖人猶以是戒之何也則犯顏納諫之爲最難而有懷不敢盡卒不免於欺君者臣子之通患也君臣之義天地之經也臣至疎賤言不敢僭然幸獲一日之登對不敢不效其拳拳之忠惟陛下幸察取進止

賀氏二女傳 赤城後集十六 府志作賀氏二娥祠記非 稍節

孝女二娥臨海人賀朔之二女也大曰英如小曰華如

同乳而母卒父以不利棄之呱呱然三日夜不死鄰母勸遂舉年十九力過健兒井臼機絲捷便如神鄉鄰有困者脫簪珥濟之有不孝者教戒切責改乃已唐長興二年八月父漁於海溺死二女與異母弟瑄年十三號泣江滸求父屍不得二女欲投江人每止之越五月竟投其弟追至舍北三山岊見所躡履四日二姊此逝矣仰天悲號呼父呼姊不絕聲亦投於江次日二姊一弟手足相究抱父屍而浮至岊下岊一名三石山去其父所溺海門外東首三百餘里二女卒能致父屍由是鄉人哀而異之爲收葬焉後每遇天日晦冥二女出游岊洞中人多見之江上舟人或見二女一男子列坐於岊

頭有里母經緯忽二丐女來傭織梭躍如飛俄而布十餘丈卽畢母飯之不食撒地上挽之不留走入三山嶴水中又時與里女同緝麻而忽不見人咸怪之以爲水仙爲置香火於三山嶴頭名其嶴曰小姐嶴洞曰水仙洞鄉瀕海數百里人家及舟中皆奉祀之至於商賈漁舟經過小姐嶴者必鼓三通獻紙錢爲禮顯德四年周世宗平淮南遣使聘於吳越國王俶俶盡括國中戰艦以應之一艦風飄至三山下其可百數十人拽不動令泅者下覘可見二婦人金冠霞帔及戴幞頭人坐兩傍因問父老具以二娥神靈告之戰艦請禱許建祠宇不數十人而可應手掣起自是靈通感應揚休海陸凡兩

暘不時盜賊災患之作人家蠶畜女工不利有禱必驗鄉人福之縣嘗上其事不報宋宣和三年寇金七佛陷黃巖侵掠近境有二寇忽巫下而言曰我三山小姐也之神來救汝汝愼勿東東鄉兵盛此北去無虞也寇東望旌旗滿山乃北時郡司戶滕膺正發兵伏其處寇被紿遇伏敗滕侯屬羅從愿表二娥於朝有曰孝感天庭奪父屍於魚腹神揚水府移官艦於龍磯又曰虛張旗幟以扞鄉寶引虎狼而陷穽威行千里功蓋萬夫朝廷議封二娥不果鄉人仰其陰福弁稱其弟爲校尉歲時修祀不絕昔漢之曹娥著名宇宙於其孝不於其靈今二娥精貫山海孝通神明有功於國有惠於民千載神

魂爾久爾章與漢娥同不朽宜矣獨歎時人玩習其孝不與力奏朝廷闕其旌圖誌失其書亘可悲哉今其孫一正持陳公輔所表來示余著於傳以俟後之史氏

蠢翁戴子元先生亨

赤城新志戴亨字子元臨海人師事木居先生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其教人以無自欺爲第一義嘗銘于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爲宋元學案同　王梓材按台州府志先生號蠢翁黃巖戴祕書亘齊之從子也

台學源流戴蠢翁名亨字子元臨海人時木居邱先生漸講明道學爲後進所宗蠢翁從之游其學以毋自欺

爲第一義書銘于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所著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

樵翁方儀父先生儀 樵學案作懋誤下同

宋元學案方儀字儀父黃巖人少從邱木居學復參問於徐徑畈劉後村林竹溪諸公俱愛敬之性沖淡溫厚待人以誠沈思於易至老無倦所著有樵翁玩易十卷及感遇歌候樵存稿

遺書

樵翁玩易十卷 見浙江通志久佚

候樵存稾五卷 見府志浙江通志已佚

感遇歌 見舊志浙江通志今佚

古學彙卷二十三

嘉業堂刊